

2023.7.22

星期六 癸卯年六月初五
今日4版 第8264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爱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酷爱读书的乾隆皇帝
打造自己心仪的书房

夏日炎炎,不若读书。读书人平生最称心的事,读书、讲学和藏书,当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,便是拥有一处读书、藏书和写诗作画之所,书房就成了文人的安身立命之地。那么,作为古代帝王的皇帝,又是如何打造自己心仪的书房呢?

弘历酷爱读书,他有《寻沿书屋有会》诗:耽书是宿缘,此语向爱之。自幼攻芸编,岂因老废斯。在其一生中,弘历于宫内外建造的书屋几达百座,冠绝古今,分布于紫禁城、北海、中海、南海、三山五园、静寄山庄、承德避暑山庄等地。



清人画弘历秋景写字轴(《遇见紫禁城:文房之趣》内页插图)

案头摆设彰显主人的情趣

除却文房中必备笔墨纸砚外,君子佩玉,文人博古,铜炉取玉之温润,谦谦和悦;常置案头,焚香一炷,秉烛夜读,红袖添香,实乃文房清玩之雅器。附庸者以物衬人,陶情者玩物见心。君子所伴之物,绝不仅仅只为满足悦目之欢,更在于对心性品格的滋养。这些案头摆设,能为生活添彩,也能彰显主人的情趣。

太上皇宫作为乾隆盛世的宫殿建筑,殿内陈设包罗万象,既有书画、器物类又有织品类陈设,其材质、工艺水平堪称空前绝后。从兴工之日起,室内陈设物就开始制作,至乾隆六十年,一直没有中断过,其数量巨大,蔚为壮观。

在弘历看来,颐养天年之时,读书写字念佛是最幸福的活动。我们亦可从弘历对于建筑的命名而推及殿名款的命名。例如淳化轩其名以《淳化阁帖》石刻廊得名。他年轻时很喜欢碑帖,很早便在建福宫收藏了许多历代名家作品,取名为《敬胜斋法帖》。后来又在长春园淳化轩将他的收藏进行了总结,形成了《淳化轩帖》。《淳化轩记》曰:“事起藏帖,则以帖名之。”

宁寿宫改建时,弘历又仿照淳化轩之制。巡视养性殿时,他总要用上好的文具,题诗一首,表示自己对于归隐生活的向往。

弘历尤好收藏名帖,曾将《敬胜斋法帖》石刻嵌于宁寿宫乐寿堂、颐和轩东西前后回廊壁。甚至还在《快雪堂记》中专门指出:“筑堂为廊,以嵌石版,从淳化轩之例也。”

除古代碑帖外,还有其殿内陈设的众多珍玩。不仅包括内府收藏的历代珍宝,还有大量由宫中造办处、如意馆,宫外的江南织造、两淮盐政、粤海关等制作的珍玩。

这一时期,陈设品几乎使用了各种材质如金、银、珍珠、珊瑚、翡翠、水晶、玛瑙、砗磲、玳瑁、青金石、绿松石、螺钿、象牙等,制作了各种器物如杯、盘、瓶、尊、壶、鼎、炉、盆等,各种工艺日臻完善,纺织、陶瓷、玉石、金属、漆木及竹牙角玻璃等工艺无与伦比。据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

本文选自《遇见紫禁城:文房之趣》

清代的帝王无不重视书法

自顺治朝开始,清代的帝王无不重视书法。

康熙曾说“无一日不写字,无一日不读书”。他自幼好学工书,尤好董其昌书法,风格清丽洒脱,颇有帖学的风范。雍正则取法赵孟頫和董其昌,行笔疾徐有致,畅朗娴熟,文雅遒劲。而弘历更是不在他之下。

弘历自幼生活在宫廷品书论画的环境中,可谓是耳濡目染。即便登基之后,在闲暇之时,他仍以翰墨自娱,通过临习古帖、书法创作与书法赏鉴颐养性情。对书法艺术的熟识与掌握,是弘历鉴赏古代书法作品的必要基础。在臣子的眼中,乾隆帝是个勤奋的皇帝。正如梁诗正等人在《快雪时晴帖》跋语中谈道:我皇上好古敏求,万几之暇,精研八法,是帖心摹手追,不下数十百本。

写字全在握笔,握欲紧,掌要虚,运腕肘,都有法度。故而需要先学执笔,入门先摹端点画透露之帖,方有规矩可寻。

先临唐宋帖,后临晋帖。先学大字,次学中字,次学小楷。先楷书,次八分,次行书,次草书,不可凌乱,从来没有楷法写不好而能写好草书者。弘历在青少年时代便刻苦学习书法,并且基本按照上面的这套流程。其学书过程可概括为基础阶段、大楷阶段、小楷阶段和再回归大楷阶段。

例如弘历初学楷书的三种范本有赵孟頫的《汉番君庙碑》,此帖带有行书笔意,学起来比较难。而顺治、康熙、雍正都曾反复临摹的《千字文》是比较经典的书法启蒙字帖。另外还有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,也可以帮助弘历规范笔画和字形。

但是他临写《千字文》《多宝塔碑》的效果并不好。除了临帖,弘历还经常仿写其祖父的书法作品。康熙所书《华山碑》即是弘历经常临写的对象。

弘历青睐的书画
都会钤盖本人印章或题跋

清代皇室教育比较严苛,弘历也很勤奋。他曾在十三年中每天坚持练习,除节假日外很少间断,留下了大量的习作。不过他的毛病就是急躁,曾多次因为急于求成而被老师批评。另外,弘历临帖习字的功夫终未下足,导致他的书法的基础并不牢固。特别是其父雍正帝的突然去世,导致其书法学习生涯也突然结束。

当了皇帝后,自然也没人敢批评他了,加上要处理政务,自然也没有时间去专心练字,最终导致弘历书法水平一直停滞不前。即便如此,我们仍可以看出弘历的书法保持了清峻飘逸、含蓄蕴藉的风格,一如他推崇的王羲之。

他倚靠广袤的大清江山,以内府丰厚的皇家收藏为基础,将大量珍稀的古代书画作品重加装潢,配以囊盒,题签考释,著录成册。他继承了中国书画鉴赏中临碑摹帖的传统,把书法鉴赏作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,既“藏”又“赏”,通过“翰墨自娱”将自身融入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生活中。特别是在下江南召见南明遗士的时候,弘历不仅是以皇帝的身份,也是以文化继承人的面孔,与那些捍卫“汉官威仪”的遗老遗少品书论画,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,感化士人学者,倡导文治。

弘历和同时代的收藏家一样,对晋唐名迹十分推崇。他不仅平日勤于临帖,饱览皇家珍藏,而且热衷于考释书法的年代、作者与真伪。加上周围还有为数众多的精于书画的臣工,其对晋唐书法风格也别有一番认识。弘历青睐的书画,都会钤盖本人印章或题跋,如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、王迅的《伯远帖》最能代表他对钤印题跋的沉迷。



《遇见紫禁城:文房之趣》林欢 著

